

## 专家论坛

张登本,男,1944年5月生,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69年毕业于陕西中医学院,一直从事中医基础理论、《内经》教学和科研工作40余年,治学严谨,学术造诣高,在全国同行中具有很高学术威望和影响力。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医古典医籍的文献及临床应用研究。主编、参编论著、教材、教参6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180余篇。主持或参与科研项目10余项。先后被评为“陕西省劳动模范”“陕西省先进教育工作者暨优秀教师”“师德先进个人”。2006年被评为陕西中医学院“十大名师”,多次荣获陕西中医学院“教书育人先进个人”称号。其主编的《内经词典》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二等奖。并先后荣获陕西省中医药科技进步一等奖3项、三等奖2项,省教育厅优秀教材二等奖2项、陕西中医学院优秀教材一等奖2项。



# 运气理论彰显着中医药知识中的核心观念\*

张登本

(陕西中医药大学,陕西 咸阳 712046)

**摘要:**《黄帝内经》中的五运六气理论知识,是以气-阴阳-五行-神理论为基础,应用干支甲子为演绎工具,论述天时气候与人类生存环境的变化关系、论述与气候变化相关的脏腑疾病流行特征,以及如何预测、治疗用药规律,无论是藏象、气机气化、组方法度、治则治法,都是以五运六气知识为背景提出的,舍此则无以求治其文化源头和理论根基,这就是此处认为五运六气理论所凝练的学术立场是中医药理论发展的“臬主”和“准绳”的理由。

**关键词:**运气;中医药;核心观念

中图分类号:R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1340(2019)06-0001-05

DOI:10.13424/j.cnki.jsctcm.2019.06.001

## The Manifestation of Yunqi Theory in the Core Concepts of TCM Knowledge

Zhang Dengben

(Shaanx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Xianyang China, 712046)

**Abstract:** Theory of Five Circuits and Six Qi in the *The Yellow Emperor's Inner Classic* i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Qi - Yinyang - Five Elements - Spirit. Heavenly stems and earthly branches and sixty-year cycle are used as its deductive tool to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eather and human living environment, the epidemic characteristics of visceral diseases related to climate change, as well as how to predict and treat the law of medication. Whether it is visceral out-

\* 基金项目:陕西省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藏象理论重点实验室建设项目(SZDYJS-2);陕西省中医体质与疾病防治重点实验室建设项目(陕科基发[2012]1号)

ward manifestation, qi movement or qi transformation, formula method, and rule of law, are all based on the knowledge of Five Circuits and Six Qi. without which their cultural origin an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can not be found. This is the reason why the academic standpoint condensed by the Theory of Five Circuits and Six Qi is the “standar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ory.

**Keywords:** Yunqi (Five Circuits and Six Qi); Chinese medicine; core concepts

五运六气理论是中医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五运六气理论所凝练的学术立场是中医药理论发展的“臬圭”和“准绳”。中医药知识中的核心观念如:藏象、气机气化、组方法度、治则治法等,均以五运六气知识为文化源头和理论根基而构建。

## 1 藏象之论

藏象理论是《黄帝内经》(简称《内经》)专论五运六气理论 10 篇中的《素问·六节藏象论》在论述运气理论相关内容的基础上,以“藏象”为命题,强调从事物共性和个性两方面进行认识的方法。原文以草木为例,肯定了万物禀受阴阳之气的不同有多有少。尽管万物皆由阴阳二气所生,条件相同,但禀受的阴阳二气是有差别的,这就表现为世界万物千差万别的复杂性。原文以草之五味变化“不可胜极”,五色变化“不可胜视”,以此说明万物的复杂内涵。当然,万物变化的千差万别,不仅与其禀受的阴阳之气多少有关,还与万物本身的物种有关,与土壤气候等条件有关,与当年相关气运特点有关。人类作为自然界万类物种的一员,也有禀受阴阳之气多少的问题,就每一个个体胎孕中五脏、六腑,乃至皮肉筋脉骨五体、眼耳口鼻舌五官、爪面唇毛发五华等的先天发育过程,或者在后天各自行使不同机能的之时,对于不同时空的阴阳之气发生的气运变化,无不存在着“嗜欲不同,各有所通”和“天地之运,阴阳之化,其于万物,孰多孰少”的通应气化关系,此即如“岁有胎孕不育,治之不全,何气使然……六气五类,有相胜制也,同者盛之,异者衰之,此天地之道,生化之常也”(《素问·气交变大论》)。所以该篇将五运理论与藏象内容一并论述,在于突出人身内脏不仅与人体外在的生理、病理之象相应,而且与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中的气运之象、物象相通相应。这也是该篇将此两个貌似截然不同体系的知识列为一章论述的良苦用心。而这一理念全面体现于运

气理论的临床应用之中,如《素问·至真要大论》所论不同气运条件下的脏腑疾病流行特征、不同气运条件所致脏腑病证的临床表现特征、不同气运条件下所致脏腑病证的临床组方、用药特点等等,无一不是藏象知识在运气理论中的具体应用。

## 2 五行生克制化之论

所谓“五行生克制化关系”,是指应用五行相生、相克知识,解释事物之间的广泛联系,其中相生、相克、生克制化理论,用于分析事物一般状态下的调节机制;而母子相及、相乘、相侮理论,用于解释事物特殊状态时的相互关系。《内经》是基于自然界五运之气的胜复变化,建立了这一认知事物之间动态平衡的思维模型,并以“气有余,则制己所胜而侮所不胜。其不足,则己所不胜侮而乘之,己所胜轻而侮之”(《素问·五行运大论》)方式予以表述。此后成为藏象理论表述五脏关系、解释脏腑关系失调机理不可或缺的思维方法,进而指导着临床的脏腑病证的治疗乃至调养。

## 3 病机之论

《素问·至真要大论》率先提出“病机”概念的,认为掌握病机的重要性和病证与病机的归属关系,从而奠定了“审察病机,无失气宜”的辨证大法。这既是该篇辨证之大纲也是医生治病,必须细察疾病变化的关键所在(“审察病机”),同时还要结合气候变化去立法制方(“无失气宜”),才能得到满意的效果。在该篇原文中提出了掌握病机的重要性。病机学说是《内经》作者在应用运气理论指导临床实践经验中凝练的心得,时期实践经验的结晶,因而自其形成之日至今,不仅对中医临床实践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也奠定了中医病机学说的基础,指导后世病机学说的发展,因而成为中医病机理论的灵魂和源头。

## 4 标本之论

《素问·至真要大论》认为,“夫标本之道,要而博,小而大,可以言一而知百病之害。言标与

本,易而勿损;察本与标,气可令调。”对于《内经》中标本的涵义,马蒔认为,“标本之义,至广至详,有天地运气之标本,有病体之标本,有治法之标本”。诸如《素问》的《六元正纪大论》《六微旨大论》皆言天地运气之标本;《素问·标本病传论》及《灵枢·病本》乃以病之先后论标本;《素问·汤液醪醴论》以病者、医者分标本。《素问·至真要大论》则以风、寒、湿、热、燥、火(暑)六气为本,以三阴三阳为标。故而以《内经》运气理论为主创立的标本知识就成为后世中医药学标本理论的根基。

## 5 气化理论

“气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范畴,也是《内经》所论生命科学知识体系中的重要“命题”,先秦诸子但凡论“气”,无不涉及“气化”的内涵。但是,作为“气化”词语,则是在《内经》之中首次运用,自此就成为中医药学的重要理论而广受人们的关注。

气化,是指气的运动及其所产生的变化。要解读《内经》中的“气化”意涵,务必要对所论“气”和“化”的原文内涵有所认识,才能够全面而深刻理解其中所论“气化”的意义。仅就“化”字而言:《素问》有524次,《灵枢经》有34次,而“气化”术语仅在《内经》中出现了13次,其中12次是以五运六气理论为背景加以应用的。仅以“化”而言“气化”之义,主要有:①天地间阴阳之气相互作用所导致万事万物的一切变化,如《素问·六节藏象论》之“天地之运,阴阳之化,其于万物,孰多孰少”者是;②天地间一切事物(包括人类)的新生过程及其所需的能量,所以张介宾解释为“变化之薄于物者,生由化而成,其气进也;败由变而致,其气退也,故曰变化之相薄,成败之所由也”;③生物生、长、化、收、藏过程中“化育、孕育”的阶段(包括人类的生、长、壮、老、已),五行中“土”主“化”,如《素问·六元正纪大论》的“长化合德,火政乃宣,庶类以蕃”之高世祚所释“化,土气也”,即是;④运气术语。风、热、暑、湿、燥、寒六气的运行变化及其相应的自然界变化(包括气运变化对人体的影响),如《素问·气交变大论》之“各从其气化也”即是其例;⑤人体脏腑及其精气所发生的一切生理变化以及能量、信息的转化(此中又有《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所论“精化为气”之人体精、形和各

项机能,源于药食性味的气化活动;《素问·天元纪大论》之“人有五藏化五气,以生喜、怒、思、忧、恐”所说的情感活动是五脏之精的气化结果);⑥特指阳气运化津液的作用和过程(《素问·灵兰秘典论》)等内容。

在《内经》运气理论12次论气化中,认为风、热、暑、湿、燥、寒六气的运行变化及其相应的自然界的一切变化,包括气运变化对人体的影响,自此以后逐渐成为中医药理论中的重要概念而加以广泛应用的。

## 6 气机升降理论

《内经》五运六气理论缔造的中医药学知识将人体这一复杂的物质和能量的代谢过程,高度地、形象地用“升降出入”予以概括。这是脏腑经络、阴阳气血矛盾运动的基本过程。阴阳气血既是内脏活动的物质基础,又是在内脏的矛盾运动中所产生。升降出入是泛指体内所有物质的运动和变化,这一过程包括精微物质的吸收、敷布、利用及相互转化和能量代谢,同样亦包括所有机体各部分利用后的尾废物质的转化、运送和排除过程。人体内物质这一复杂的升降出入运动是在“神”的统一支配下,每一脏腑组织各自以不同方式的升降出入运动,参与机体的总体运动。生命活动总的“画面”是由各个脏腑功能活动的分“画面”有机组合的结果。由此可见,人体气机升降出入运动,非指一两种物质,亦非指一两个脏腑单独活动的结果。所谓非指一两种物质,就是说体内每一种物质都有自己的升降出入运动方式,而且一切代谢中的物质,又都是围绕整体气机的升降出入而运动。所谓非指一两个脏腑,就是说人体每一脏腑器官都有自己的升降出入的运动方式,而所有的脏腑器官又都是围绕整体气机的升降出入运动进行着协调的活动。所以一切人体内物质的最基本、最重要的活动方式,不局限于任何一物质或任一脏腑。此即中所说的“升降出入、无器不有”(《素问·六微旨大论》)之义。由于气机的升降出入运动是对人体脏腑功能活动的基本形式的概括,能使体内外物质在新陈代谢过程中产生升降与出入的变化,并保持协调关系。所以自《内经》的五运六气理论始,就把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过程高度的概括为气机升降出入运动。故有“气之

升降,天地之更用也”;“高下相召,升降相因而变作矣”,以及“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之论。可见,气机的升降出入运动和新陈代谢一样,是生物体(植物和动物体的总称)的生命基本特征之一,是维持生物体生长、繁殖、运动过程中化学变化的总称。体现于生命活动的各个环节,贯穿于生命活动的始终。

## 7 组方法度

为“主病之谓君,佐君之谓臣,应臣之谓使”(《素问·至真要大论》),这是《内经》依据运气理论背景为中医药学临床治病时遣药组方所立得规矩,并且依据气运变化,示范了如何依据六气淫胜时的疾病流行特点进行组方。在具体组方法度中,又有“君一臣二,奇之制也;君二臣四,偶之制也;君二臣三,奇之制也;君二臣六,偶之制也”(《素问·至真要大论》)之规定,此后《神农本草经·卷一·叙录》之“药有君、臣、佐、使以相宣撮合和”又有进一步的发挥,自此成为历代医家遵循的臬圭和准绳。

## 8 治则治法

《内经》不仅确立了丰富的治则治法理论,并且结合相关理论给予了多彩的临床应用使用范例,这是在讨论运气原文所转载治病方法中最为丰富而详尽的凝练,如治病求本、标本缓急、正治反治和因时、因地、因人、治宜等法则。

治标治本原则认为,临证治病,务必要做到制方有法度,治病明标本。只有明乎病生于本或生于标,才能“可以言一,而知百病之害”,所以就从辨证求因的角度,并紧扣气候变化,论述了百病之生于本或生于标和中气及其治法。“病反其本,得标之病,治反其本,得标之方。”就是说,病有标本,生于本者,生于风寒湿热燥火;生于标者,生于三阴三阳之气。如太阳为诸阳之首,而本于寒水。又若病本寒反得太阳之热化,谓病反其本,得标之病,治宜反用凉药以治热,谓治反其本,得标之方。余仿此类推。治病必求其本,求本即可以治标。

再如正治反治原则,提出了“逆者正治,从者反治”“微者逆之,甚者从之”(《素问·至真要大论》)。再如因时、因地、因人治宜原则,《素问·六

元正纪大论》之“用凉远凉,用寒远寒,用温远温,用热远热,食宜同法”则是“因时制宜”原则的具体应用之例;《素问·五常政大论》之“高者气寒,下者气热,故适寒凉者胀,之温热者疮,下之则胀已,汗之则疮已,此凑理开闭之常,太少之耳”就是因地、因人制宜治则应用的例证。虽然《内经》多篇具有治病方法的内容,但真正奠定中医药治病法则的应当是在转载运气理论的篇卷之中。

## 9 君火相火概念

“君火以明,相火以位”句(《素问·天元纪大论》),以此比喻六气之中的君火在前(二之气),相火在后(三之气),并解释二者所主时令阶段的前、后之意。原文用五行归类六气时,“火”分别表达热气和暑气,为了予以区分,就将热气的属性规定为“君火”,暑气规定为“相火”。自金元时代以后,在人身阳气亦谓之“火”的背景下,缘于“心为君主之官”,故“君火”专指心阳;而“相”则辅佐于“君”,故其他脏腑阳气皆可称之为“相火”,但清代医家则多指心包、肝、胆、三焦之阳。可见,中医药理论中有关“君火”“相火”的概念和相关理论,追溯其源头,是不能离开五运六气知识的。

## 10 用药规律

《内经》中的用药规律,基于对药(食)气味理论的认识,以及根据不同地域、不同气候、不同脏腑病证,以及不同体质的药(食)选择和宜忌规律之用药法则,这一立场集中体现于转载五运六气知识的原文之中。书中虽然载方13首,药物也仅20余种,然而其中有关药物气味的理论以及药(食)五味的临床运用的内容却十分丰富,这部分内容不但是中医药学的宝贵财富,而且是后世药理学发展和临床用药的典祖。《素问·至真要大论》的“五味阴阳之用……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咸味涌泄为阴,淡味渗泄为阳”之论,就是依据其在人体内作用的趋向和功用,对药物的性(气)味予以阴阳属性划分;以“能(音义同耐)毒者以厚药,不胜毒者以薄药”(《素问·五常政大论》)临床实际应用体验为例,提出了“四时五脏,病随五味所宜”(《素问·脏气法时论》)的用药原则;在反复强调“必先岁气,无伐天(下转第13页)

淳”，当指高宗壬午、癸未两年(682、683)。高宗甲戌年(674)八月，改咸亨五年为上元元年，其后几乎年年改元，形成一年两号的形势。高宗壬午年(682)二月，改开耀二年为永淳元年；高宗癸未年(683)十二月，又将永淳二年改作弘道元年。高宗朝使用永淳年号的实际时间，当不足22个月(21个月14天)。

674年，甲戌，咸亨五年、上元元年(八月)

676年，丙子，上元三年、仪凤元年(十一月)

679年，己卯，仪凤四年、调露元年(六月)

680年，庚辰，调露二年、永隆元年(八月)

681年，辛巳，永隆二年、开耀元年(十月)

682年，壬午，开耀二年、永淳元年(二月)

683年，癸未，永淳二年、弘道元年(十二月)

孙思邈的卒年，即不得晚于“永淳”年(682~683)的682年，亦不能早于“仪凤”年(676~679)的679年，按“上元、仪凤之年，居长安、万年二县之境”所述之“仪凤”，当有4年时间，斟酌所述，可确定在仪凤四年至开耀元年的公元679、680、681年这3年间，即公元679~681年，也可表述为“公元680±1年”，或简约表述为“公元680年?”。

**2.4 孙思邈的年寿** 孙思邈生于公元560年，即北周明帝武成二年(四月武帝即位仍沿用)，卒于唐高宗仪凤年之后、永淳年之前的公元679、680、681年这3年间。故孙思邈的年寿，按古人计岁法当为120~122岁；按今人周岁计岁当为119~121岁，约数当为120岁左右。

#### 参考文献

[1] 孙思邈. 千金翼方[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55: 240-241.

[2] 卢照邻. 卢照邻集[M]. 徐明霞,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6.

[3] 法藏. 华严经传记[M]//中国佛教人物传记文献全书·第二十一册. 北京: 线装书局, 2005: 11011-12.

[4] 王溥, 等. 唐会要[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5: 1523.

[5] 李昉, 等. 太平广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1: 1669-1670.

[6] 刘昫, 等. 旧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5095, 5097, 1398-1399, 5096, 1394.

[7] 欧阳修, 宋祁, 等. 新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5579, 77, 79, 5598.

[8] 沈汾. 续仙传全译[M]. 李剑雄, 译注. 南宁: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9: 135, 199.

[9] 王鸣盛. 十七史商榷[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5: 1046.

[10] 范家伟. 中古时期的医者与病者[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0: 104, 92.

[11] 千祖望. 孙思邈评传[M]//匡亚明.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205.

[12] 王家葵. 孙思邈道医事迹考察[M]//李宗贤. 崂山论道. 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7: 160.

[13] 法藏. 华严经传记[M]//中国佛教人物传记文献全书·第二十一册. 北京: 线装书局, 2005: 11011-12.

[14] 陈士强. 大藏经总目提要·文史藏二[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554, 546.

[15] 周叔迦. 周叔迦佛学论著全集·第五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2120.

[16] 法藏. 华严经传记[M]. 北京: 线装书局, 2005: 11011-12.

[17] 李吉甫. 元和郡县图志[M]. 贺次君,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1-2, 29.

(收稿日期: 2019-03-15 编辑: 杨芳艳)

(上接第4页)和”(《素问·五常政大论》),及“无失天信,无逆气宜,无翼其胜.无赞其复,是谓至治”(《素问·六元正纪大论》)的基础上,总结出了“法四时五运六气”用药规律,认为临床用药务必要结合四时五运六气变化,以及由此所致的气候寒热温凉变化而用药的法则。此即“凡治病不明岁气盛衰,人气虚实,而释邪攻正,实实虚虚,医之罪也;凡治病而逆四时生长化收藏之气,所谓违天者不祥,医之罪也”(《医门法律》)之谓也。

此处仅就以上10方面的相关内容,简要地表达了《内经》所载的五运六气理论彰显了中医药学的“核心观念”的理由,据此可以看出,如果不明白五运六气理论,就很难从深层次上理解上述奠定中医药理论基础的重要概念及其理论的背景和本源意义,据此也能体现五运六气理论在中医药学中的重要地位。

(收稿日期: 2019-07-23 编辑: 杨芳艳)